

新大运河散文

# 补山楼的势

史丽娜



史丽娜，沧州市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评论及散文作品发表于《作品》《美文》《当代人》《散文选刊》《天津文学》等刊。荣获第四季刘勰散文奖，出版有散文集《散步的路口》等。

由水月寺大街拐入维明路东行300米，在一家银行的墙上发现一块写有“沧州城北门拱极门遗址”的铜牌。拱极门，拱卫京师的意思。结合地图，确信，这是沧州城为后人留下的又一个记忆入口。从拱极门进入，目的是去拜谒那座明清时州衙的见证者——补山楼。

一座560多岁的楼，无论从情感还是认知上，早已超出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它是沧州明清历史的一件百

衲衣，从那段历史走到当下，只为完成一个使命：见证历史。

明天顺初年（1457年），沧州出现了一个官员的名字：贾忠。沧州城的起建者，州衙的启建者，一个干实事的知州。他的故事很多，流传最广的是他拆旧城、建新城的故事。沧州旧城位于石碑河畔的旧州，形似一头俯卧于地的牛，被称为卧牛城。新城池平面形状类似当时男子戴的头巾，被唤作幞头城。卧牛变幞头，这是贾忠的智慧。据说搬家的那个晚上，沧州百姓倾城而出，一个挨一个，从石碑河排到大运河，旧州城墙上的砖以接力的方式成为新城墙上的砖。人们把这些城砖起名为“功勋砖”，表面看是给砖的，实际是百姓对知州的认可。并留下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连漪，幞头卧牛两相依。

州衙轰轰烈烈地筹建，并不能改变它多舛的命运。那个年代，战乱、盗匪、灾害时有发生。明正德六年（1511年），贼寇猖獗，攻城、抢劫、焚烧州衙。清咸丰三年（1853年），州衙被太平军一把火烧得支离破碎。从初建到清末，州衙经历的重修、增建和重建达9次之多。好在一个不怕考验的知州袁遂出现了。作为堂堂知州，当时的袁遂和他衙署一千人马，居无定所。一群公务人员无可居之地，无办公之衙，只好租住在城

内文昌街30余间民房内。这可能是史上官员租房办公的典范。偌大的州衙像一件衣服，破了，残了，修了，补了，毁了，重新做了。袁遂倡捐重修，直到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州衙才恢复雍难前的风貌。

那时的州衙是一座传统古典式四进院落的青堂瓦舍建筑。大门前有一座宽10米、高4米的影壁。大厅为前廊后厦砖木结构瓦房，一对威武的石狮门神一样护佑两旁。石狮威猛，命运却曲折，离开州衙后，做过人民公园的门童，守护过文庙的棂星门，又在园博园沧州园现身。如今，只剩下一座补山楼守候着那段500多年的时光。

补山楼坐北朝南，起脊二层楼建筑，筑于砖包石台基上，台面四周施压岩石，南檐设四步石台阶，楼上下层为明五暗十房间，建筑面积有480平方米。在明清时代，为州官司皂壮隶三班衙役和捕头、马快所用，民国时期为自卫团，即州县长官护兵、卫队所住。

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后面除了坑塘就是水湾，它像一座山，让浸泡在水中的气势拔地而起，楼内，是权力机构最直接的武器、人马，内外夹击，增补着权力的气势。山与楼的组合，是借势，楼借了山的势。

见到补山楼，更印证了一个事实，历史是每座城市的识路地图。有时会被后人裹上一层外衣，每一次剥开，都让历史的心事翻腾一阵。那些安静多年的历史已忘记了大口喘息，它们的目光穿透厚厚的尘土，一遍遍

寻觅自己行走的轨迹。在心里酝酿已久的多种叙述方式，只能变成对一块砖、一块瓦或几块字迹模糊的碑文的凝视。直到我把院内环视一遍，慢慢从那棵高大的泡桐树下移下目光，楼的神秘和我的惊诧，一起聚焦在楼前那块市文保局设立的“补山楼”的牌子上。

按风水学的说法，补山楼在州衙的最后，为座山，是龙脉。“龙脉的形与势有别，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是形之崇，形是势之积。有势然后有形，有形然后知势，势住于外，形住于内。势如城郭墙垣，形似楼台门第……”补山楼的沉稳挺拔，定是被植入了山的骨骼和灵魂。

古代官员们相信风水，把风水当成一门必修课，有人甚至致力一生去研究。“山管人丁水管财”，这根深蒂固的认知在水多山少的沧州的确是需弥补一下的。在官府后面建一座补山楼，无论从社会安定还是经济发展都是可以当权者暂时舒一口气的。这“山”，是以气势矗立在当权者心里的靠山。还有一个原因，北门口外，是当时的刑场，经常有被执行枪决的犯人从这走上不归路。补山楼的气势是可以挡住这些不甘者的回头的。

一马平川的沧州，是需要有一些仰视的东西的，这样人们的心中就有了安稳，有了期盼。建一座既叫山也叫楼的混合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补山楼是一座山，一栋楼，一种权力，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心理安慰，是当权者心里的一個支

人间

## 师者风范

赵洪志

在同学孩子的婚宴上，见到了久违的朱志鹏老师。老师一头白发，面容清癯，身材瘦削，举手投足间优雅从容，处处体现着几十年教书育人的修炼。见到自己的学生们，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满足，写满了眼角眉梢。

日月如梭，白驹过隙。40多年前，朱老师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师范学校毕业。有这样的老师，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当时的乡村教育界，科班出身的老师还不多。

朱老师教我们初一的数学。每到课前，他都要右手提着一块小黑板，左手托着教案、教材、粉笔盒，大步流星，早早地来到教室，或与同学们交流，或在大黑板上奋笔疾书。赶上大雪，老师就站在门口，用一条围巾给刚来的学生抽打满身的雪花。看到大家疲劳了，他就让文娱委员起个头儿，全班齐唱《沂蒙山小调》。温度太低了，钢笔中的墨水都冻上了，他就让大家站起来，一起跺脚取暖后再讲。清晨的阳光穿进教室，飘浮的灰尘荡来荡去，清晰可见。他的粉笔字，有颜体正楷的味道，流畅苍劲，端庄大气，很让大家喜欢。讲课时，他总是富有激情，把逻辑严密的数学课讲得风生水起，引人入胜。

说了半天老师的好话，但仍然抵挡不住对朱老师发自内心的懊悔情绪，应该说是我们当年被他。他渴望与这土地与这庄稼永远相守相伴下去。在长长的夏天里，天那么高，地那么阔，有长势喜人的玉米相伴，多么的惬意，多么的幸福。对老杨来说，玉米的价值远远超出它的市场价格。

那次暴风雨，老杨的玉米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因地势略高，地里没有过多积水，有些玉米也以45度角倾向西南方向，但多数玉米依然昂首挺立。老杨围着玉米田巡视了一圈后，脸上绽出了自信的微笑。

金秋十月，庄稼熟透，玉米个个籽粒饱满。由于之前秋雨较频，土地松软，收割机无法作业，人们不得不人工掰玉米棒。清涼的早晨，玉米叶上还挂着浓重的露水，老杨就带着老伴儿、儿子开着三轮车下田掰玉米棒了。三辆三轮车放在田边，老杨和儿子一蛇皮袋一蛇皮袋地从枯叶勾连的玉米丛中往外背。10亩地的玉米，老杨家两天就掰完了。

眼下，一个个以铁丝网围成、黄澄澄的玉米棒围矗立在每户人家的门前，如一块块硕大的光荣匾，给每个家庭带来无上荣耀，这是一家人勤劳成果 的展示。上半年麦子丰收，下半年喜获玉米、豆子、谷子、花生、红枣、瓜果，全年满堂彩，幸福在每个人的心里漫开。

撑。当然，这个支撑也可以是一棵树、一个人、一园青竹、一地黄花。但见过大运河畔众生奔忙和繁盛的补山楼，它拔地而起，做了义不容辞的选择。

再去补山楼时，院内，春天的气息迟钝。曾经的权力象征，已幻化成一道安静的风景，在每一个醒来的清晨或睡去的黄昏，以自己的方式为时间作证，为历史谱曲。

补山楼成了现代人的发言稿。一些喜欢历史或古迹的专家学者经常来看它。如果大门上锁，可以通过窗口的玻璃望进去，历史的痕迹早已被新兴的涂料遮盖得严严实实，他们透过那些沙子水泥和油漆，遥想几百年前某个知州坐在大堂上发号施令。大运河的水再不敢奔向这里，乖乖地行走在自己的轨道，在那些坑塘水湾里偷偷仰视几眼十多米高的权力机构的屋顶，算是对相濡以沫的旧友的怀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明天和我们，都一定配得上今天所受的苦难。”2019年9月10日，沧州市新华区美术馆开馆迎客。这个建在昔日沧州州衙遗址——补山楼上的美术馆，在向人们展示它艺术的美时，它的历史也穿越般回归了。沧州博物馆建馆时，特选取了数十块老城墙的砖放于历史文化陈列厅内。这些不再整齐光鲜的砖，作为老沧州城的见证者，正以一种新的方式续写历史。

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那个最高的音符。流落到民间的补山楼，你听到了吗？



荷塘景色（工笔画）何如梅作

汉诗

## 醉在晚秋

张金胜

晚秋的绿色层次分明  
数不清的橘绿 墨绿 暗绿 深绿  
平淡也深沉  
不复春天的淡夏天的浅  
不似春天萌生的羞涩  
不似夏天的莽撞的激情  
用稳重沉着成就着实用  
一往情深幽深着秋水  
用安然舒展着白云蓝天

晚秋的黄处处充盈着熟透的气息  
橙黄 金黄 褐黄 米黄  
菊花黄 菊花黄  
菊绽放得富丽  
秋叶黄 跳脱得风流别致  
玉米黄 傲娇得丰足流溢  
晨光的黄灿烂 飘若惊鸿  
晚霞的黄斑斓 恍若隔世  
晚秋浓郁 醇厚 通透  
合着秋分凉爽寒露晶莹  
霜降沧桑

晚秋的红一点一抹一片  
深红 暗红 紫红 火红  
摇曳着金黄深绿  
摇曳如慢点缀秋天  
不喧宾夺主  
又不可或缺  
深邃 沉稳 恣意  
使人沉醉其间 不复从容

醉在晚秋  
对坐品茗  
赏层林尽染  
把盏痛饮  
看花落无声

温故

# 拉呱呱的口气 戳心尖尖的话

冯小军

十一长假没去旅游，集中时间读了《尧山壁文存》，那感觉犹如走进春山，草木萌发中见花见叶，生机盎然。

尧山壁早期的诗歌作品里有一首《移山记》是写沙石峪的：“沙石峪，深山沟，在家山靠背，出门山碰头。看山一条线，看地一道路，四面高山无处走，堵得气难透。沙石峪，穷山沟，坡是光屁股，山是和尚头，穷木水土都没有，只有一团火，憋在穷人心里头。”讴歌穷山沟里的人们“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精神动力。全诗口语一样朴实自然，看得让人心头发热。他的《插队来到白洋淀》写作也比较早：“一捧水洗尽千里跋涉浑身汗/二捧水/细细品啊慢慢咽/恨不得呀/一个猛子泡三天/这就是咱们/日盼夜想的白洋淀”。写他到白洋淀里的水乡深入生活时的心情，沉吟中我想到了贺敬之的《回延安》“一头扑进亲人怀”那种情怀，读起来亢奋不已。

从上世纪80年代，尧山壁开始散文创作，题材涉及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亲情与山水等内容，至今已出版《母亲的河》《百姓旧事》《流失的岁月》等20多部。

《我的书房》回顾小时候生活虽然贫困，人们却互相帮助的精神：“上小学那会儿，穷乡僻壤没有什么书，连课本都是向邻居借的，邻居的书又是邻村表哥用过的，所以一本书就包了三层书皮”；《我的退休生活》写自己老骥伏枥、退而不休的老年生活：“退休17年，像一个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不论年景，只在耕耘，平均每年出一本书。不求大红大紫，只为读者喜欢”；《不为腐败当保镖》是面对不良社会风气时洁身自好，不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的风骨：“无论单位还是个人，忘记了自我的尊严，就会步入生活的陷阱。”阅读它，就像和一位老朋友拉呱呱儿，听到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会意处常常心痛，眼眶里饱含了泪水。

1939年6月，尧山壁出生在河北省隆尧县南汪店一个贫苦农家。抗日战争中父亲秦占元投身抗战，在冀南和太行山里与日寇周旋。他刚刚出生14天，父亲就被日伪军打死在泥洋河里。为躲避敌人搜捕，母亲刘九菊带着他四处逃亡。兵荒马乱之际，亲戚从逃出厄运的善意出发给他起了“逃儿”的乳名。读书后却几次改名，叫过“秦桃彬”和“秦海彬”，足见监护的缺失与生活的粗粁。上中学时发表文章以“秦陶彬”署名，在河北大学读书时开始署名尧山壁。不久又改“壁”为“璧”，故意弃雅就俗。应该也怪乎形势，也与自己的心态有关。说来也怪，此后的文学创作越发接地气，越发贴近生活，更为读者喜欢了。

文学界对尧山壁有“三峰骆驼”的称谓。指他从事创作的重点领域。北京一位文学评论家说：“尧山壁的诗不错，但他的散文比他的诗好，而他的文学评论比他的散文写得更好。”我认为这评价很中肯。尧山壁长期主政河北省作家协会，又乐于助人，在文学圈里像一头负重的骆驼向着文学的绿洲跋涉。

多年来他为400多人写过评论和序言，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为他结集出版了《美的感悟》《带露赏花》等多部文学评论集。在8卷本《尧山壁文存》里我最喜欢读《零星的文学思考》里的文章，阅读它们宛如聆听老师讲课，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经验之谈，读来非常解渴。在《理想和青春是同胞兄弟》里，他说，“语言的行动比行动的语言容易得多。成就理想必须从一个个行动做起”。在《散文应有独立的旗帜》里他指出：“生活的真实感正是散文之所长。散文要多一点纪实性。散文是谈心，要娓娓动听。”《再谈诗与散文》他提醒作家“搞艺术不能是咬金，只会一把板斧。应该十八般武艺都练练，看看哪种更适合自己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散文作者应该有平等的视角、平静的心态、平实的语言。”

读后我总结成了“三平”，像警句一般记在心里。“作者要像追求真理一样追求语言美。但是语言美不只是华丽，自然简朴更是散文的美质。语言的华丽会削弱感情的真，造成‘隔’的感觉。而朴素会缩短与生活的距离。”这段话针对性很强，提醒散文作者不要过分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那种过分修饰、以辞藻华丽为美的风尚，已经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在《科学与艺术》一文里，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替富人提供逸乐为目的的艺术，简直比娼妓还不如”，警告人们要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其鸣令之声振聋发聩。我把尧山壁的文学创作实践概括为“两实”和“两净”：风格朴实、心态诚实；心里干净、语言干净。